

回眸——

香港回归 10 周年

长江

10.香港的“万人盆菜宴”

香港的本能是什么？挖空心思，敢想敢为，无孔不入。让我来举一个“嘴巴”的例子——

鸟儿一样地栖息香港，哪一天能离得开吃？从传统上说，香港的饮食文化高度发达——酒楼食街遍布港九，全世界各种风味的饮食在这里几乎都能找得到踪影。已经记不得多少年了，人们脑袋里诞生了这样一个概念：香港人从早到晚好像都在吃——早茶、午茶、下午茶，吃过了晚饭还有夜宵。一句话，整个香港，如果只计较嘴上的这点事儿，简直就是张“大饭桌”！香港是张“大饭桌”，或者说香港一直是享誉世界的“美食天堂”，能不能就把“天下第一吃”的美名加冕到自己头上？

2004 年开始我常驻香港，那时候香港的经济还没有全面恢复过来，香港人怎么利用“吃”来大做文章？我想不到，想不到以后我会通过“嘴巴”看到香港人的精神世界。

2006 年春节大年根儿，香港举行了一场名副其实又感动地的“大吃大喝”行动，“吃法”的名称起得极响亮——“万人盆菜宴”，地点就选在港岛中环添马舰广场(Tamar Site) 一块马上要建造政府新大厦的空地，这块空地的大小和足球场差不多。

1 月 8 日，这一天离“三九”只差几十个小时，那天晚上香港的气温还不到 12 摄氏度，这样的天气在北京，更不要说在哈尔滨，根本算不了什么，可是在香港就已经快冻死人了。果然次日清早，我翻开报纸，香港天文台确认：1 月 8 日是香港 2006 年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。《东方日报》还登出了一篇报道：因为寒流骤袭，香港《严寒杀四人》。然而就在这样能“冻死人”的夜晚，添马舰广场巨大的空地愣是从下午就开始摆上了 1100 张餐桌，每张餐桌可以坐下 12 个人，1100 乘以 12 就是 13000 多位食客。我的妈呀，“万人盆菜宴”？我猜想这怕是要冲击吉尼斯纪录？接着打听了一下，果然是。



因为要采访，我们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下午 5 时多就来到了添马舰。现场风大，所有纸做的和布做的东西都在风中被抖得哗哗直响。站在“万人盆菜宴”的广告牌前，我手拿话筒，穿着厚大衣还直打哆嗦，这让我有理由怀疑：今晚这么冷的天气，还会有上万人来露天广场吃饭吗？听说本场“大吃大喝”还吸引了很多日本人、韩国人，以及西方世界的各国“鬼佬儿”（香港对“洋人”的称呼）。

然而晚上 7 时不到，1000 多张桌子就已经被坐满，这当中有香港人、内地人，也有外国人。人人大衣、围巾、手套、帽子，喧闹着等在风中，守着“大盆菜”，等待主办方在广场中央临时搭起来的高台上兴奋地大叫：“一、二、三——开吃！”

1000 多张餐桌、1 万多张嘴巴、2 万多支筷子，寒风、音乐、火锅冒出来的热气，其情其景何等壮观、何等奇伟！

尽管，香港渔农护理署作为这次“大吃大喝”的主要倡导者声称：本次“万人盆菜宴”目的并不在单纯地“吃”，因为这次“吃”所用的材料绝大部分都由本港渔农户生产，因此如果说有意义，第一就是推广香港本地的渔农产品；第二，借助“万人盆菜宴”弘扬香港饮食文化的魅力，以吸引更多的海内外游客。

为了满足这次“大吃大喝”的物质需要，我在采访主办单位的负责人时获知，他们提前准备好了的各种食材竟然超过了 2 万斤。2 万多斤？这是什么概念？猪肉 3850 斤、活鸡 2750 斤、龙趸（大型石斑鱼的一种）2750 斤、萝卜 3850 斤、芋头 2750 斤、生菜 3300 斤，这么多材料还不算其他的配料、汤料以及面条、矿泉水等等，试问，天下有哪一家酒店一下子能够买来这么多的东西准备一顿饭？

2006 年 1 月 8 日，香港添马舰广场的 1100 张餐桌，每一张桌上只有一个菜，这道菜被装入了一个盆子，大小如同普通的洗脸盆，鼓鼓的，就放在桌子中央，没吃之时上面都包着大红纸，闪闪亮亮。而很多内地人也许并不知道“大盆菜”的来历，这是香港过年、婚嫁，或者烧香上供时的一道风俗饮食。

35.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

萧邦在书桌前坐下来。林海若端上茶，轻轻地关上门，出去了。萧邦自然知道，苏老爷子似乎有重要的话要与他单独谈。

苏振海略一沉吟，抬头看了一眼萧邦，终于说：“萧兄弟，你已经知道浚航是我的养子。但我今晚要告诉你一个秘密——苏浚航，的确是我的孩子……”

萧邦一惊。苏振海透露的这个秘密，太让他意外了。如果苏浚航果真是苏振海的孩子，那么，就意味着他的分析将被推翻。

苏振海将轮椅一转，把目光投向黑沉沉的窗外，开始讲述：“这都是我年轻时犯下的罪孽……浚航的生母，与我青梅竹马。但后来她同她的父亲去了印尼，我们终于未能如愿，不过在她回乡时有了越界之事……过了两年，我从报纸上得知印尼发生了惨绝人寰的排华事件，心里十分担心淑华的安全，便趁着新中国第一艘远洋船‘光华’轮接侨之机，主动报名参加了这项工作。可是，直到第三个航程时，我才找到她……”

苏振海脸部的肌肉抽动了一下，洪亮的嗓音变得低沉：“但我并没见着她。领事馆的同志告诉我，找到淑华后，她趁人不备，自杀了。留下一个孩子，还有一封给我的信，信上说，孩子是我的……”

讲到这里，苏振海浑浊的眼泪流了出来。他也不去擦，任凭它像蚯蚓一样在脸上乱爬。

墙上的挂钟发出嗒嗒的声音，使整个书房显得愈加安静。苏振海青筋暴突的手使劲地握住轮椅把手，半晌，才说：“萧兄弟，你来找我，实际上是为了‘12·21’海难的事。”苏振海转过轮椅，目光如电，看着萧邦，“而我想见你，也正是为这起案子。我老了，但并不糊涂。浚航是我的希望，谁要是破灭了 my 的希望，我就会让谁加倍偿还！”这句话说得斩钉截铁。萧邦从苏振海眼里读到了一种愤怒。显然，老头子动了感情。

“也许，萧兄弟认为我与这起海难有关。”苏振海说，“的确，云台轮渡公司是蓝鲸的子公司，浚航又是我的孩子，要说没有关

系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但是，虎毒不食子，我又怎么可能将一艘载着我儿子的船弄沉？”

“苏老船长多虑了。”萧邦连忙插嘴，“事实上，萧邦没有怀疑老船长您。萧邦这次来，就是想请教老船长一些不明白的问题，以便对这起案子的复查提供更多的线索。”

“当然，怀疑也并非空穴来风。”苏振海缓缓地，说，“我这两年强忍悲痛，保持沉默，可却有人将矛盾往我这里引，故意制造一些事端。我不怕，我在海上漂泊半生，有几次差点被海盗砍死，几次被冤枉，差点坐牢，我还怕什么？这起案子，既然已经发生了，我就是拼了老命，也要和他们斗争到底！”

“他们？”萧邦马上抓住了这两个字，“不知苏老船长所说的‘他们’是谁？”“他们就是想要我全家的命，夺走蓝鲸的人！”苏振海哼了一声，“当然，同时也是想要你的命的人。”

窗外不知何时刮起了寒风，呜呜作响。而屋内却温暖如春。苏振海毫无倦意，他喝了一口茶，低声说道：“‘12·21’海难，看似突发事件，而实际上有很多外因。”

萧邦闪了闪眼眸，做出了倾听的样子。他发现，不知为何，自从走进苏家，几乎所有的话语权都掌握在了苏老头子手里，他自己则变得像个小学生。

“说真的，自从我将蓝鲸交给浚航以后，我只问过关系到公司发展方向的事，其他的事，一律由浚航处理。云台轮渡公司的成立，本身就存在安全隐患。名义上，云台轮渡公司是蓝鲸的子公司，而实际上是云台市政府管辖的云台航运公司与蓝鲸集团共同出资，蓝鲸占 51% 的股份，云台航运公司占 49% 的股份，董事长由浚航担任，总理由云台方面派出，就是死在大港的王建勋。当时的情况，比较复杂。云台方面向上级打了报告，声称蓝鲸作为一个成熟的航运企业，应支持云台的建设，很仓促地成立了云台轮渡公司。也怪我当时大意，听信了浚航的建议，也就没管，没料到惹出这么一个天大的案子，使蓝鲸的信誉遭受损害，得不偿失！”

这下萧邦算是听明白了：云台轮渡公司，是在有人干预的背景下诞生的。

怀旧船长

惊世大海难



2007年世界报业大会公布世界日报百强名列第43位 上海地区唯一上榜

2007年世界品牌实验室颁布《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》 上海唯一入围日报

2007年6月，世界品牌实验室(World Brand Lab)颁布2007年《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》，新民晚报名列该榜单第125名，较去年上升了3位，仍是上海市唯一进入该排行榜的媒体。